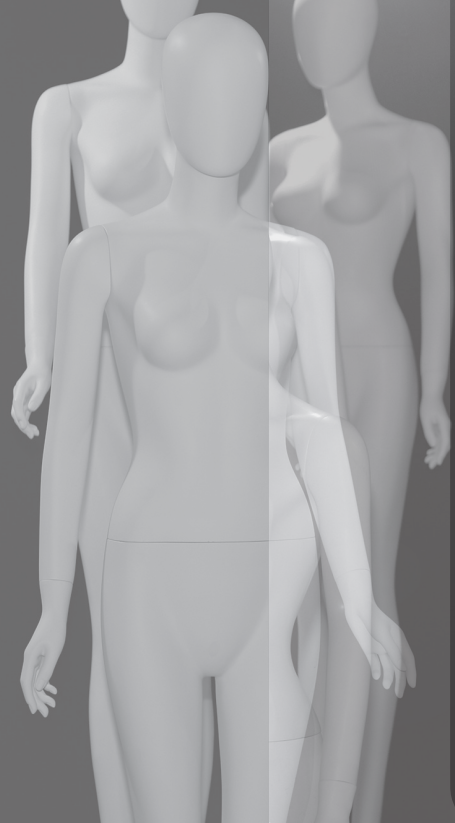


DOI : 10.6256/FWGS.201910_(111).10

女權自助餐，平權誰買單？論厭／愛女現象裡的父權決定

文 | 平雨晨 |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

圖 | 聯合文學、編輯室提供



一、自助餐盤中的性別平權與女權想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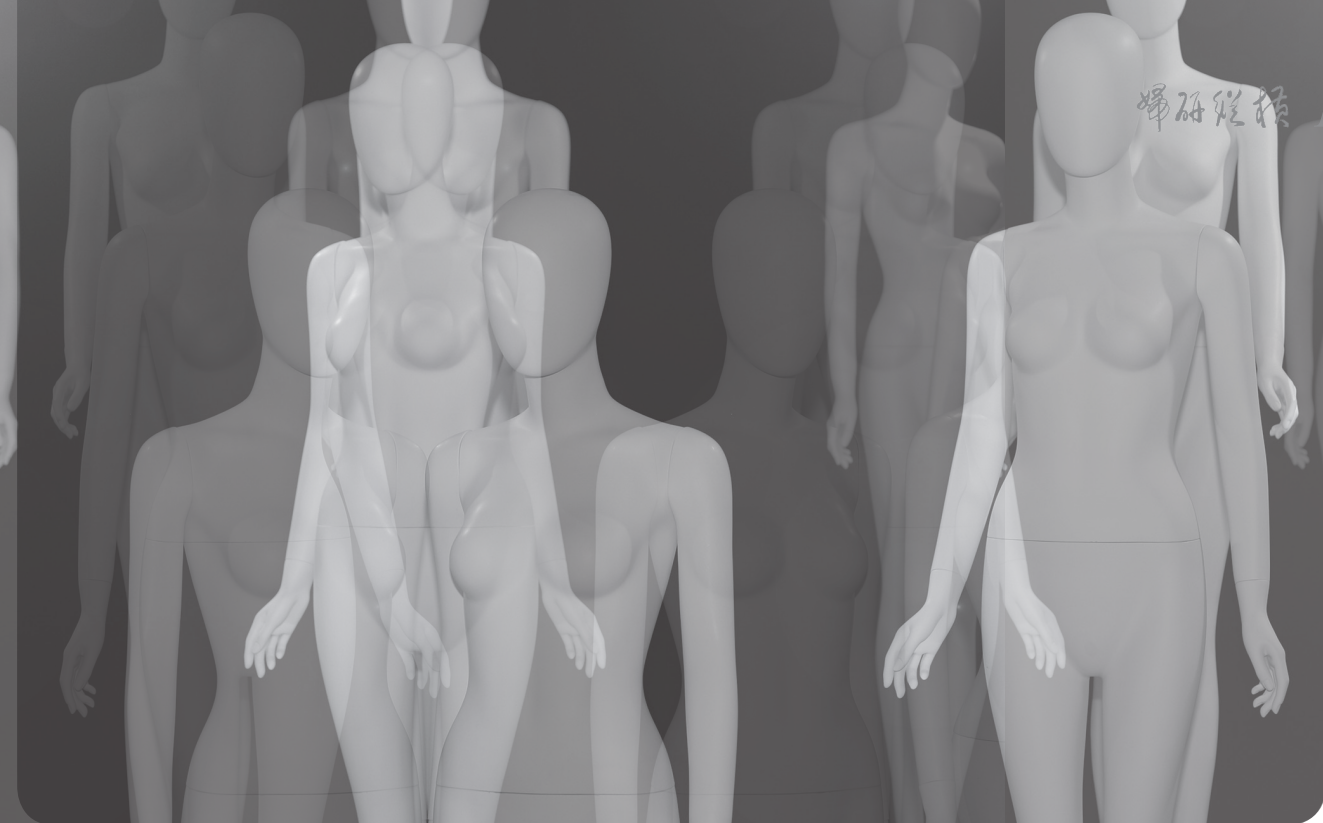
隨著各流派女性主義理論的近傳遠播，性別平等推進與女性意識覺醒同時，「女權自助餐」討論亦於社群網絡粉墨登場。廣泛而言，女權自助餐指涉宣稱性別平權，卻享有父權紅利，並僅挑選「對於自身有益處」的女性，而這從我國廣受使用的 PTT 網路平台上可以見得，且不勝枚舉。在 2018 年時網友們討論「女權自助餐的弱點在哪裡」，即有網友表示「實際上真正的女權主義者，會從自己做起，會承擔責任，會承認男女間的差異……女權只是

他們用來乞討、攻擊的道具。」並將女權與自助餐細分為三種類型的女性，包括（真正的）「女權」、「女權癌」、「女權婊」。並以女性面臨搬重物情境為例，描述女權者會認知自己是女性，所以在能力範圍自己搬，確實搬不動再請人協助；女權癌則是「幹譙完一千字的女權長篇，她還是沒搬，但是她的目的達成了」；而女權婊以「人家是女生欸」呈現¹。

除此之外，透過網路媒介查看女權自助餐菜單，可見內容涵括各種「菜色」。例如酬勞議題的「當女生薪水高於男生，就是男生太廢；男生薪水高於

1 原文請參見〈女權自助餐的弱點在哪裡〉：<https://www.ptt.cc/bbs/Gossiping/M.1539482602.A.A9C.html>

2 原文請參見〈有沒有女權自助餐吃很爽的八卦？〉：<https://www.ptt.cc/bbs/Gossiping/M.1562824443.A.7CD.html>



女生，就是同工不同酬²」；或女性當兵問題如「有人把八卦那篇美國通過女性戰時徵兵的新聞（轉貼）過去，結果又有人在扯懷孕跟照顧小孩、有月經了，呵呵女權自助餐這個詞真的是取的太好惹³」；關於約會付帳時，「順從女生的意見，不要用錢來讓她們開心，又會在那 ggyy 的，說男人要各付各的等於是愛計較，太小器……怎麼覺得都是女生毛很多，女權自助餐吃到脹吃到吐啊！⁴」。

若檢視其中言論，可發現社會對於女性主義討論平權的想像，較為片面形式的靠近自由女性主義論點。意指，女

性與男性應具備對等權益與機會，當女性握有自主和自由，她們得以於社會實踐自我，而不再是附屬於男性的性別角色。但同時，自由女性主義最容易遭受批判的論點，恰好即是「平等的價值」與「男性中心」的角力。

以約會論述為例，父權社會期待經濟責任由男性承擔，男性亦可能在社會結構當中，學習藉由付帳行為確認自身男子氣概；倘若女性提出付費要求，或許影響甚或衝擊男性於社會結構形塑陽剛氣質過程，那麼女性行為會受到何種指責或評價？而「女人該像男人一樣付帳」的平等想像，其實也再製了某種男

3 原文請參見〈隔壁又在女權自助餐了〉：<https://www.ptt.cc/bbs/MenTalk/M.1466070302.A.2E5.html>

4 原文請參見〈分開結帳是不是很扣分〉：<https://www.pttweb.cc/bbs/Boy-Girl/M.1553618365.A.AFA>

性中心。當然，我們也不可否認在「女權自助餐」討論當中，亦有試圖以生理性別差異，來協商性別權益對等問題的現象。例如以女性生理期或懷孕，談男性當兵義務的問題討論；然而，這看似以生理差異進行性別平權辯證，其中的「差異」卻呈現某種二元觀點框架。意即，在生理層面上，生理女性確實有月經或懷孕可能，但當人們將月經或懷孕視為普及化的女性經驗或「責任」，並預設男性體能較好需負當兵責任，進而討論「平權」時，這又說明了什麼樣的性別想像？

是故，所謂「女權自助餐」的性別平權想像，多是環繞於父權模式的異

性戀互動想像。意即，女權自助餐的配置，往往是以異性戀常規為標準，而在其性別結構影響下，男性不時面臨陽剛氣質形塑期待與接受動搖的困境，而女性置身的性別位置更顯左右為難。正如 Carmen Luke (1997) 指出，女性容易置身（被）進入學習好女孩的課題，若延伸思考，在好女孩與壞女孩的矛盾論述中，她們不時面對究竟該表現懂得依靠男性的「柔弱好女孩」，還是要做自主獨我的「強硬壞女孩」問題，使人們在行動上進退不得。然而，何以「女權」自助餐能理所當然地成立，無論女性是表現主張自我行動，或是「回歸」好女孩性別樣貌，她們總是容易成為男性眼中吃著「女權自助餐」的人？事實上，父權模式決定女權自助餐如何食用或買單，而當中的厭／愛女現象則支撐父權定義女性為「女權自助餐」的使用者。



二、To eat or not to eat？父權決定「女權自助餐」如何食用與買單

在女權自助餐背後的異性戀常規裡，人們一方面要顧及與回應社會的性別期待，一方面也依循某種異性戀式的婚戀想像，包括許多如約會付帳、薪資酬勞、家務分工等「菜色」討論，其實都與父權式「男下娶、女上嫁」異性戀婚戀概念環環相扣，同時浮現人們對於如何適應異性戀常規中的性別配置感到困惑。也因此，女性吃或不吃、有吃或沒吃女權自助餐，其實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。問題在於父權模式裡的男性中心，將可能依據異性戀常規裡的女性特質，定義女性言行「食用」女權自助餐與否，同時決定女性手中的餐盤有哪些菜色進行秤斤。

以前言所提到的「女權」、「女權癌」、「女權婊」為情境例。首先，該網友稱「真正」有女權意識的女性，應先以自身能力範圍可及搬重物，搬不動再請人幫忙；但是，如此看待女性「自主」，仍是以男性為中心運轉的性別視角。因為當男性協助女性搬重物時，其過程或許會構築社會期待的陽剛樣貌，有益於男性進入父權模式鼓勵的男性形象，但同時這也取決於男性是否想幫忙，女性成為被決定與被動式的客體。除此之外，上述「真正女權」的言



論，呈現女性先自主再依賴男性的性別想像，亦揭示女性最終仍被期待是能投靠男性的性別定位，也回應了異性戀互動中，女性須依歸於男性的想像。

然而，倘若女性完全皈依進入「好女孩」位置，又可能誘發愛／厭女現象。Christian Groes-Green (2012) 整理希臘哲學家西賽羅 (Cicero) 定義愛女的概念，指出愛女與厭女是不斷互換互融、流動於性別位置中的現象。這使男性統治中，映現某種對於女性病態的喜愛；而這種病態的喜愛，往往也夾雜著厭女現象。就如同 David D. Gilmore (何雯琪譯，2005) 認為厭女現象是男性對於女性不切實際的恐懼症 (phobia)。

游美惠 (2011) 提及父權紅利概念時，運用 Raewyn Connell 的盈餘論點，分析男性於父權社會分配到的權力資源有所剩餘時，部分女性亦可能從中

獲利，其中獲利來源亦有將女體客體化而成，例如呈現符合父權社會期待的女性外型或舉止，進而從父權社會中獲取資源。我們可知，即便是剩餘之後的獲利，仍鞏固了父權制度的性別不平等，也讓獲利女性容易成為受攻擊的目標，而攻擊動力或許即奠基於男性恐懼女性的厭女現象裡。因此，即便女性以「好女孩」樣貌現身，也有可能在父權模式中交織的愛／厭女現象中，成為特意呈現陰柔、瓜分男性資源的「女權婊」自助餐使用者。

可想而知，倘若女性既沒呈現先獨立再依賴男性，或表現完全依附女性的女性樣貌，而是以自身作為女性的立場批判男性，父權模式會將女性現身為挑戰男性權威的角色，女性則化身端著女權自助餐的「女權癌」，成為男性區別性別角色的攻擊標靶。如同上野千鶴子（楊士堤譯，2015）提及，厭女現象源於男性畏懼自身性別位置與女性的界線模糊，這份畏懼推動男性須證明自己有別於女性的人，而若依循此結構脈絡亦可見，男性恐懼顯示了女性處於次等、且不允許挑戰男性的性別配置。倘若置身於「次等」的女性，試圖翻轉父權所允許的男性權威，即會招來更具明確傷害性的厭女情節。因此，女性無論如何展現與行動，其實都無時無刻地面臨厭／愛女現象的訓誡或寬饒，以及好／壞女孩論述的收攏或引導。父權模式正結

構性地安排著男性擁有「女權自助餐」的成立決定權。

三、翻轉父權對女性的「定義自助餐」

綜整上述，我們能覺察女權自助餐是否成立，事實上係由父權社會決定買單，因為在女性展現任何言行舉止之前，女性已先被配置於受男性定義的位置，而父權式的異性戀常規與厭／愛女現象相互支援，支持男性能任意且「客觀地」評價女性成為或不成為一個女權自助餐使用者。因此，女權自助餐的討論重點並非在於女性夾了哪些菜，而是最後結帳買單時，父權社會如何秤斤女性言行與外在表現；在如此往返過程，女性也反覆進入被男性決定的權力不對



等關係中。也之所以，女權自助餐至始難以有「平權」的討論可能，因為女權自助餐的背後，其實運轉著更深層的「父權決定自助餐」。

當我們覺察「女權自助餐」根基於異性戀常規想像中，或許其中一項重要的指引是鬆動了異性戀常規結構。意即，在異性戀常規想像之下，性別被規範和劃分於二元或本質之中，女性在既有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裡，無論呈現何種樣貌，都容易遭父權強制要求為「女權自助餐」買單。而多元性別意識、多

元式（不限於異性戀想像）的婚戀關係互動模式概念，則可能鬆動固有的父權異性戀社會互動模板，達到去本質化、差異即是平等的理解與認知。如此一來，在既有父權社會給予的性別位置裡，當人們認知到女性的異質性與性別困境，或許能削弱女權自助餐背後的父權決定權，深受父權期待的男性亦能從中反身，覺醒現下結構正如何壓迫彼此，進而解放人們所在的僵化二元性別位置。「女權」自助餐，也才有可能轉化為任何性別都能自由配菜、協商適合彼此之間共享套餐。

參考文獻

游美惠（2011）。〈父權紅利〉。《性別平等教育季刊》，53：84-86。

上野千鶴子（2010）。《女ぎらい——ニッポンのミソジニー》。東京都：紀伊國屋書店。

楊士堤譯（2015）。《厭女：日本的女性嫌惡》。臺北：聯合文學。

Gilmore, D. (2001). *Misogyny: The male malady*. Philadelphia: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. 何雯琪譯（2005）。《厭女現象：跨文化的男性病態》。臺北：書林。

Groes-Green, C. (2012). Philogynous masculinities: Contextualizing. *Men and Masculinities*, 15(2): 91-111.

Luke, C. (1997). Feminist pedagogy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: Reflections on power and authority. In C. Marshall (Ed.), *Feminist critical policy analysis II: A perspective from post-secondary education* (pp.189-210). London: The Falmer Press.